

# 如此“拔苗”为哪般

## ——透视“小梅花”，别让内卷耗了初心

■ 沈勇

2015年起,多部门聚焦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密集出台文件,戏曲进校园,加强戏曲普及教育成为核心部署,戏曲进校园从文件走向校园。十多年过去,孩子们知道了家乡的剧种,观众席上出现了更多年轻的面孔。这是播种的成绩,值得肯定。

但种子播下去,怎么长,长成什么样,需要有人去看、去问、去反思。笔者不久前参加了一次“小梅花”的评审,感触良多——“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”业余组,恰好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。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“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”是比戏曲进校园更广泛的传播戏曲文化的平台。它创办于1997年,至今已举办30届,专为14周岁以下少年儿童打造。因为选拔的需要,各省市戏剧家协会均会与之联合举办,设置专业组与业余组双通道,专业组面向戏曲院校在校生,业余组则接受中小学及培训机构报名,他们是来自普通中小学、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戏曲社团或社会培训的孩子,是戏曲进校园最直接的触达对象——他们走进校园里的戏曲课,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学几首唱腔、走几个台步或者通过参加学校的剧社,在课后跟专业老师进行学习。他们的表现,理应反映出这

项工程的真实成效。

然而,走进近年“小梅花”业余组的赛场,看到的景象却让人心里一沉。本该是兴趣启蒙的舞台,变成了技巧角斗场。“卷技巧、卷难度、卷专业度”成为隐性的通行证。那些本该出现在戏校毕业班学生身上的“肉子戏”——《穆桂英挂帅》《击鼓骂曹》《断桥》《回十八》《打虎上山》《夜奔》——成了业余低龄孩子的标配。翻跟头、耍枪花、飙高音成了裁判眼中的硬通货,而戏曲最核心的念白韵味、唱腔特色反而被晾在一边。一群台步还没走稳、念白还带着普通话的孩子,被推上去完成远超他们年龄和能力的表演。他们利用课后时间学的那点功夫,被突击压缩成高难度的技巧动作。业余组的孩子,本就缺乏系统训练,却被要求拿出专业级别的呈现。结果是,“兴趣”变成负担,一身的“毛病”落下了,自己还不知道。

问题不在文件,不在初心,而在执行中的层层变形。

中国戏剧家协会在第30届活动细则中写得清清楚楚:“报送剧目须符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和审美习惯……戏曲不提唱一味追求高难度。”可赛事一旦下沉到地方,就变了味。层层加码的老毛病总也克服不了,上面说“普及”,下面理解成“竞赛”;主办方倡导“兴趣”,基层落实成“技巧”。功利心在传导中不断放大,初心在执行中步步走样。

如果追问“为哪般”,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原因值得拆开来。第一层:地方选拔的功利导向——获奖数量成了硬指标,技巧难度取代了艺术感悟力。省级赛事把获奖数量当作“戏曲进校园”成果的硬指标。于是,拼奖项成为最大内驱力,“趣味”与“童真”自然靠边站。

第二层:指导教师的业绩焦虑与家长的成才幻想——兴趣变成了任务,热爱变成了负担。获奖证书关乎教师职称、学校考评,也被不少家长视为升学特长生招生的敲门砖。孩子的情感体验,让位于技术操练;兴趣培养,变成了突击速成。

第三层:赛事功能定位模糊——名为“发现”与“普及”,实则“选拔”压倒“发现”。当专业组与业余组同台竞演,当业余组的成绩被当作各地成果的展示窗口,“选拔”的压强就暗中压倒了“发现”的耐心。

这种“拔苗”,代价最终落在孩子身上,也落在戏曲传承的未来上。代价之一,根基虚浮,埋下艺术隐患。小孩子突击练习高难度技巧,动作不规范、发力不正确,不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,一方面极易形成难以纠正的坏习惯,而这些看似不重要的“毛病”恰恰会成为一名专业优秀演员的“致命硬伤”;另一方面更直接,高强度、不科学的训练易导致肌肉拉伤、关节损伤,危害孩子身体健康。启蒙阶段本该打地基,却被催着直奔“高精尖”,活生生毁了“好苗子”。

代价之二,身心俱疲,磨灭兴趣热爱。我们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所有成为大家的角儿,无不都是出于对戏曲的热爱。当兴趣变成负担,当热爱变成任务,当舞台上看到的一张张机械僵硬的脸,一双双空洞、呆板的眼的时候,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在享受戏曲之美,而仅仅是在完成家长与老师布置的“任务”。于是,最早的一点点兴趣会被消耗殆尽,戏曲留给他们的只是“痛”与“难”,以及一次次挫败的恐慌。

代价之三,本末倒置,偏离传承初心。戏曲进校园的本质是播撒兴趣的种子。是让孩子知道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有戏曲这一独特表达,它是最中国的舞台审美表达,由此生出亲近感与自豪感。同时,通过接触、了解戏曲的行当、脸谱、服饰、唱腔等基础常识,让孩子读懂戏曲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精神。当它变成少数孩子的“技能比拼”,就背离了让每个孩子通过一段戏了解一段历史、认识一个剧种、读懂传统文化的内核。

戏曲进校园十余年,我们播下了无数种子。但“小梅花”业余组的现状提醒我们:种子如果被埋在过深的土里,被施了过猛的肥,它不会开花,只会烂根。下一个十年,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赛事,更高的技巧,而是朴素的回归。戏曲的普及,不是一场冲刺赛,而是一场漫长的灌溉。愿下一个十年,我们不再问“这孩子能演多难的戏”,而是问“这孩子从戏曲里感受到多少快乐”。

回归初心,让兴趣回归本真。我们可以调整赛事导向,通过优化“小梅花”等赛事规则,降低技巧难度权重,强化念白、唱腔、韵味的评价比重;主办方可出台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可选择的剧目指南,鼓励孩子演绎适合年龄以及自身基础的经典片段;聚焦文化内核,弱化竞技属性,在比赛单中增设戏曲知识环节,引导孩子理解剧目背后的历史故事、人物情感,读懂不同剧种因方言、韵律不同形成的独特韵味,让戏曲真正走进孩子心里。

戏曲传承,不是一蹴而就的“拔苗”,而是润物无声的“滋养”。莫让“内卷”的浮躁,毁掉这份初心。

(作者系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主任)

还是《无限超越班》将短剧演员纳入演技讨论的视野,抑或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撕开亲密关系的糖纸,这些探索本身拓宽了综艺的边界,满足了观众对即时性、参与感、社交谈资的真实需求,这些需求同样正当。

但另一方面,理想的行业生态应该是,不同类型的节目都在自己的赛道上追求更好的自己。对于天然容易引爆话题的节目而言,“更好”或许意味着在制造话题的同时,为观众提供更多值得留存的内容。让热搜成为引导观众走进正片、感受完整人物弧光的入口;对于更需要专注于内容品质的节目而言,“更好”或许意味着,在坚守的同时更主动地适应新阶段的传播生态,让好内容不只是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的被动等待,也能找到更高效的抵达路径。

对行业整体而言,当衡量节目成败的指标不再只有播放量和热搜数,当口碑、长尾效应、IP生命力、产业转化能力等维度被纳入考量,创作者便有了更多空间去平衡短期热度与长期价值。

流量与艺术之间,不必是零和博弈,而是彼此激发、共同生长的创造性关系。新大众艺术的生命力,不在于选择热闹或选择深刻,而在于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,既抵达大众,又对得起“文艺”二字。

(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教师)

# 清醒自洽,Z世代眼中的“酷”

■ 赵朴

《歌手2026》集结了老中青三代九位歌手火热开唱,尽管窦靖童是里面最年轻的那位,她获得的关注度却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歌坛老将。而且,三场竞演后,票选出的排名她都位居前列,在《歌手》这个歌唱“修罗场”中,观众对她的认可度很稳定,这与她并不那么稳定的发声技术形成了对比。诚然,窦靖童收获的人气与认可背后,少不了音乐家庭光环的加持,但是,她的光环中有没有自己发出的光呢?从观众的弹幕评论来看,答案是肯定的。

在窦靖童演唱《Don't Break My Heart》的视频中,不少观众在弹幕留言:“听呆了”。这种反应多少有点奇怪,因为以歌曲的情感基调而言,这绝不是一首苦情歌。尽管歌名叫“别伤我的心”,但她父亲窦唯的原版唱的是帅气与不羁,母亲王菲的翻唱版本洒脱而无畏,窦靖童在《歌手2026》的舞台上,面带微笑,干干净净地唱完,毫不煽情催泪,旁观者竟十分动容,客串主持人那英更是在歌曲引子还没唱完时,就哭成泪人,感动我们的究竟是什么?有网友描述窦靖童唱歌的观感是

“顶着窦唯的脸,唱着王菲的声线”,这恐怕也是很多有阅历的观众的共同感受,我们很难阻止自己看着窦靖童、思绪却闪回她的父亲。窦唯,以惊艳的才华和桀骜的气质吸引众多歌迷,而王菲,更是有着“亚洲歌坛天后”的美誉,二人的爱情故事却以分手收场。当窦靖童落落大方地站在舞台中央,这不仅打消了歌迷们对如此特殊家庭的担忧,甚至还压下了某些健康成长的担忧,甚至还会暗自生出一些欣慰。当然,欣慰之余也需承认,并非所有观众都喜欢她的风格,独特的咬字与音色未必人人“买单”。

而年轻歌迷的关注点有所不同。她们知道王菲在当今歌坛的“咖位”,也听说过“窦仙儿”的名号,但那些上辈人的纠葛远没有站在舞台上这个眼神清澈、模样帅气的,歌声真挚的女孩来得真切。

音乐产业通常以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年轻群体作为主流听众群体,如今,这个群体属于Z世代。学者们把Z世代大致框定为出生于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的年轻人,他们有着明显不同于以往世代的群体特征:一边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和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,一边借助互联网寻求文化社群内的深度共鸣与情感链接;一边在拼好饭平台上精打细算,一边毫

不吝啬地抢购偶像的演唱会门票,所谓“为情绪价值付费”。在看似矛盾的行为模式中,寻求精神上的自洽、不内耗,是Z世代的典型特征。而在窦靖童的身上,Z世代能明确感受到这种自洽。

备受关注的窦靖童既没有仗势骄纵,也并不回避身份,而是坦言:这(父母)是我人生中必须面对的课题。她以创作歌手身份进入乐坛之初,就以连续三张英文专辑作为探索自我、确立自我的方式,试图从语言上打破代际传递的影响。但自2021年起,她更多以母语来创作,后连续发表两张国语专辑,曲风也从前卫小众的实验迷幻电子乐,转向更易听但依然个性十足的另类流行乐,不再刻意寻求与父母音乐风格的差异。

在一次访谈中,窦靖童曾流露过“写流行歌很痛苦”的情绪,因为这种风格与她个性独立的创作直觉和习惯并不匹配,而养成追求独特性的音乐表达习惯,某种程度上也是刻意与母亲的音乐形成区隔。但当地发现无法彻底抛去母亲的声线,正如她无法改换形如父亲的面部轮廓,她选择接受,这些与音乐创作才华和审美品位一样,都是“天赋”。

在《歌手2026》的第二场竞演,她就唱了一首流行味十足的《电台情歌》,甚至用嗓方式毫不掩

饰与母亲声线的相似性,弹幕里飘过许多“太(像)王菲了”的评价。尾声她加入的一段口哨,使怡然自得的松弛感成为歌曲的灵魂,让这首情歌有了窦靖童式的独特表达。

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场竞演中,窦靖童选择了同为Z世代的歌手比莉·艾莉什的作品《Birds of a Feather》。原唱艾莉什那仿佛是在耳边细语般的“蚊子”唱法,正是Z世代追求的情感私密性表达的声音具象化。

接受自我,再活出自己,或许就是窦靖童追寻的自洽。她的自洽既让老歌迷感到欣慰,也让同为Z世代的年轻听众感受到一种共鸣,正像她歌里唱的那样“物以类聚”。在充满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的当下,窦靖童提供了一种“非典型”的成长样本,她以“人”(内倾人格)特有的敏感,将个人的生活碎片、情绪起伏乃至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日常,化作轻盈的音乐表达。这种“有态度但没有刺”的温和力量,精准满足了Z世代在数字时代寻求少而精、深度灵魂共鸣的社交需求。她让年轻听众意识到,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原生烙印,在喧嚣中保持内心的秩序与松弛,才是高级的“酷”。

(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)

■ 李桂玲

电视剧《主角》在央视和腾讯视频的播放已结束,但这部剧带来的讨论热度仍在升温,其中严肃文学影视化改编屡屡破圈爆火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。

该剧改编自作家陈彦的同名长篇小说、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。巧合的是,当年与《主角》同时获奖的梁晓声的《人世间》、徐则臣的《北上》,也先后被改编成电视剧并在央视播出,屡创收视新高。改编自李娟散文集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,关注点已经开始从电影、读不懂传统文化的初衰。

回望三四十年来,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也曾有过一段辉煌岁月。85版《济公》、86版《西游记》、87版《红楼梦》,伴随一代中国人的成长。21世纪初十几年,这些作品被再度翻拍。和20世纪80年代缺少资金投入、技术设备落后等困难相比,重拍剧集的质量更精良,但这些都未能再次赢得观众的青睐。究其原因,伴随新技术、新媒介的兴起,大众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电影“大屏”、电视“中屏”转到手机“小屏”,小而精的快速浏览模式越来越成为视觉传播的主流。此时,不只文学的影视改编,就连整个影视剧行业都因观众的大量流失而面临巨大挑战。

可最近几年,众多严肃文学作品正悄然成为影视剧改编的新宠,且改编后的作品口碑、市场双叫座。在手机观看短视频越来越成为常态的“碎片时代”,严肃文学缘何变得如此能打?这是文学的胜利,还是影视行业内部的变革起了作用?或许《主角》能提供一些思路。

《主角》以细腻的影视语言、疏密有度的节奏,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为了吃上商品粮,放羊娃来弟(后改名易青娥,取艺名忆秦娥)被舅舅领出大山,成为县秦腔剧团的小学员,在被排挤进厨房后成了烧火丫头,偶然被戏班老师傅发现并偷偷培养,苦练功夫,因一次临时救场演出一炮而红,在历经磨难后终蜕变成一代“秦腔皇后”。这一故事主线天然具有强大的吸睛力。

剧中的忆秦娥被塑造得执拗但也坚韧,她始终潜心苦练技艺,在数次遭遇主角席位被顶替、辛苦成果被抢及时始终淡定,践行着师傅们的嘱托:“戏比天大”“戏要唱给苍天听”。她的成长故事,正是无数平凡生活的缩影:没有天降好运,唯有咬牙坚持,在屡败屡战中淬炼自我,才能做自己人生的主角。

面对当下影视市场流量至上、套路化情节、快速变现等顽疾,《主角》的热播再次证明,接地气的故事内核仍是电视剧引人关注的核心。原著作家陈彦在基层从事文艺创作数十年,常年扎根三秦大地,对当地的风土人情、戏曲行业的兴衰流转、底层艺人的悲欢生活,有着深刻的观察与体悟。他的文字源自生活、源自人心,书写的是普通人的故事,表达的是朴素的情感。电视剧

《主角》延续了原著的故事主线,塑造出一系列饱满立体的人物群像,以讲好故事为前提,为整部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以情动人不会白费。《主角》的情节推进始终伴随着剧中人物的情感变化,这情感中有血缘亲情、师徒之情、报恩之情、暗恋之情。就是在这样充盈的情感氛围中,《主角》耐心地讲述小来弟的成长故事,不急于亮出底牌,甚至剧中主要演员——成年忆秦娥的扮演者刘浩存,直到第14集才露面。这和当下围绕流量明星铺排剧集、主角光环一镜到底的影视剧拍摄套路大相径庭。观众们看着小来弟一路成长,就像看着邻家小女孩一样亲切,她受委屈时陪她伤心落泪,她成功时真心为她喝彩。作品给观众上演了一场人间有真情的大戏,观众们也回馈以真诚的掌声。

在依赖流量明星制造噱头、剧情套路化严重的当下,观众们吃了一肚子“预制快餐”后,在面对《人世间》这盆热气腾腾的“酸菜白肉”、《繁花》这份考究的“西冷牛排”、《主角》这碗热辣的“汤面条”时,又提起了看剧的胃口。这些匠心独运的作品,重新找回了观众对电视剧品质的信任。

匠心雕琢是硬核底气。《主角》汇聚了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,张嘉益、秦海璐等一众老戏骨,精准拿捏角色的性格特征与时代气质,为全剧筑牢演技根基。青年演员刘浩存依托扎实的舞蹈功底与细腻演技,将角色的隐忍、纯粹与坚韧层层铺展,让忆秦娥的形象深入人心。

剧集还高度还原了西北地域风貌、年代质感与剧团的真实生活场景,朴实无华的视觉风格、细腻绵长的叙述结构、精准把控的情节节奏,都给这部剧营造了极度舒适的视听质感。

《主角》等一众文学作品在影视化改编上的成功经验证明,文艺创作不是速成的生意,而是一场匠心坚守的修行,在讲求时效性的屏屏时代,观众们仍然需要沉得下、稳得住的“守艺人”,以精雕细刻的匠心、真心与耐心,打磨出一部部文艺精品。

(作者系文学评论家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副主编)

# 新文艺青年 字字都高级,篇篇都别扭

■ 韩鸣箫

你发现没,如今看一些文字,明明语句通顺,却像吃了碗夹生饭,怎么嚼都不得劲。无论是短视频文案、诗词小说等文学创作,还是工作总结、学术评论中,好像都能寻到它们的影子。这种被戏称为“AI味儿”的表达,为什么会让人这么别扭?

大模型“乱点鸳鸯谱”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大模型可不管什么是固定搭配、逻辑关系,拆开再分配就完事!文字的魅力在于点石成金,唤醒语言的生命力,比如写春,宋祁不直接写春和景明,而要写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用“闹”字展现活泼泼的生机;王安石不直接写春回大地,而要写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用“绿”字来体现万物复苏的动感。但AI不懂什么是词语活用,只追求以陌生搭配“凹”出高级感,“科幻小说的吃语”“现实生活的肌理”“真实世界的粗糙”等表达乍看华丽,实则空洞。

我在学校担任课程助教时,常常看到一些同学的课程作业里充斥着此类表达。它们排着队,整整齐齐,每一个词单独看都挺高级,可凑在一起,哪怕读上好几遍,还是抓不住作者到底想说什么。

再说说AI爱造新词、大词的毛病。深度感、反思性、原子化……这些以“感”“化”“性”等结尾的词哪里需要深葆有一定的粗糙,别为了交出精致的答案,让AI反客为主,替我们把想说的话、想写的诗、想作的文章都写完了。(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)

# 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: 好故事永远是“主角”

《主角》延续了原著的故事主线,塑造出一系列饱满立体的人物群像,以讲好故事为前提,为整部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以情动人不会白费。《主角》的情节推进始终伴随着剧中人物的情感变化,这情感中有血缘亲情、师徒之情、报恩之情、暗恋之情。就是在这样充盈的情感氛围中,《主角》耐心地讲述小来弟的成长故事,不急于亮出底牌,甚至剧中主要演员——成年忆秦娥的扮演者刘浩存,直到第14集才露面。这和当下围绕流量明星铺排剧集、主角光环一镜到底的影视剧拍摄套路大相径庭。观众们看着小来弟一路成长,就像看着邻家小女孩一样亲切,她受委屈时陪她伤心落泪,她成功时真心为她喝彩。作品给观众上演了一场人间有真情的大戏,观众们也回馈以真诚的掌声。

在依赖流量明星制造噱头、剧情套路化严重的当下,观众们吃了一肚子“预制快餐”后,在面对《人世间》这盆热气腾腾的“酸菜白肉”、《繁花》这份考究的“西冷牛排”、《主角》这碗热辣的“汤面条”时,又提起了看剧的胃口。这些匠心独运的作品,重新找回了观众对电视剧品质的信任。

匠心雕琢是硬核底气。《主角》汇聚了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,张嘉益、秦海璐等一众老戏骨,精准拿捏角色的性格特征与时代气质,为全剧筑牢演技根基。青年演员刘浩存依托扎实的舞蹈功底与细腻演技,将角色的隐忍、纯粹与坚韧层层铺展,让忆秦娥的形象深入人心。

剧集还高度还原了西北地域风貌、年代质感与剧团的真实生活场景,朴实无华的视觉风格、细腻绵长的叙述结构、精准把控的情节节奏,都给这部剧营造了极度舒适的视听质感。

《主角》等一众文学作品在影视化改编上的成功经验证明,文艺创作不是速成的生意,而是一场匠心坚守的修行,在讲求时效性的屏屏时代,观众们仍然需要沉得下、稳得住的“守艺人”,以精雕细刻的匠心、真心与耐心,打磨出一部部文艺精品。

(作者系文学评论家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副主编)



《主角》剧照。